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二

賜王公大臣等錢幣以慰其心起旂蒙大淵獻八月盡柔

宋紀一百八十二

起旂蒙大淵獻八月盡柔

帝昀

德祐元年

元至元十二年

八月己亥朔總制毛獻忠將衢州兵

入衛

辛丑疏浚臨安府罪人

壬寅右正言徐直方

遁

加夏貴兩淮宣撫大使李芾爲湖南鎮撫大使知

潭州

乙巳吳繼明復平江縣旋加繼明湖北招討使

己酉拘閭貴妃集慶寺賈貴妃演福寺田還安邊所

丁巳加張世傑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總都督府諸

兵 庚戌劉師勇攻呂城破之戊午加師勇和州防禦
使 趙洪除大理少卿王應麟言脣內外以寶玉獻賈
似道洪兄弟爲甚已未罷之 辛酉元主歸自上都

甲子文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
建都邑雖足以矯元大之弊然國以寢弱故敵至一州
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沈痛悼何及今宜
分境內爲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
建闢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闢于隆興以福建益
江東而建闢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闢于揚州貴
長沙取鄂隆興取斬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

力眾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而無退日夜以圖之
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閒出於
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時議以爲迂濶不報命天祥
知平江府 元廉希憲旣安輯荆南之民歎曰教不可
緩也遂大興學校選教官置經籍希憲仍親詣講舍以
厲諸生由是思播田楊二氏及西南溪峒皆越境請降
元主問之曰先朝非用兵不可得地今希憲能令數千
百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可見也 九月己巳授陳宜
中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不至 庚午元阿
哈瑪特舊倫阿合馬今改以軍興國用不足請復立都轉運使

九量增課程元額鼓鑄鐵器官爲局賣禁私造銅器

丁丑元弛河南鬻馬之禁 己卯陳宜中乞任海防不

允 辛丑有事於明堂赦先是議以上公攝行權工部侍郎兼給事中楊文仲曰今祇見天地之始雖在幼沖比卽器次已勝拜跪執禮無違所當親饗從之 丙戌

命文天祥爲都督府參贊官總三路兵仍知平江 鄭

虎臣監押賈似道舟次南劍州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

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至漳州木綿庵虎

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于別

館卽厠上拉其胷殺之後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于

獄 元兵入泰州孫虎臣自殺旋贈太尉 甲午揚州

都統姜才率步騎萬五千人攻元灣頭堡爲阿珠舊倫阿木

今所改乙未元兵攻呂城張彥被執降于元呂城既失

常州勢益孤 丙申元以伊實特穆爾舊倫玉管帖木兒今改爲

御史大夫括江南諸郡書版及臨安祕書省乾坤寶典

等書 元兵攻常州久不下昭文殿大學士姚樞言於

元主曰陛下降不殺人之詔巴延濟江兵不踰時西起

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如

此之神捷者今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

之大計不體陛下之渙仁劫財剽殺所致揚州焦山淮

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爲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惟懼我招徠止殺之信不堅耳宜申止殺之詔使賞罰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矣

改異元史姚樞傳 十一月九年按

陽則姚樞所言非十一年事明矣今定

倫十二年

冬十月戊戌朔元享於太

廟 己亥加張世傑沿江招討使劉師勇福州觀察使總統出戍兵 癸卯玉牒殿災 丁未以畱夢炎爲左丞相陳宜中爲右丞相竝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宜中在溫州被召以親老辭太后自爲書遣其母揚州使諭之宜中乃赴召 李芾至潭州元游騎已入湘陰益

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爲援繕器械峙
芻糧柵江修壁及元兵圍城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
而守民老弱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
勉將士死傷相籍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
輒殺之以徇 元阿珠攻揚州旣築長圍於是城中食
盡死者枕籍滿道而李庭芝志益堅 元巴延次灣頭
阿喇罕自建康來會巴延令還建康起兵乃畱博爾歡
舊倫李魯及阿里布舊倫阿里守灣頭而自帥眾渡江
花今改壬戌至鎮江分軍爲三道阿喇罕帥右軍自建康出廣
德四安鎮趣獨松關董文炳帥左軍出江入海以范文

虎爲鄉導取道江陰趣澈浦華亭巴延及阿塔哈

舊倫阿塔

海今

將中軍以呂文煥爲鄉導趣常州期竝會于臨安

攷黑巴延分兵三道元史本紀繫於十一月今從宋史本紀

癸亥常州告急朝廷

遣張全將兵二千救之知平江府文天祥亦遣部將尹玉麻士龍朱華將兵三千隨全赴援士龍戰虞橋敗死全不救走還五牧時朱華駐軍五牧華欲掘溝塹設鹿角全皆不許旣而元兵薄華華率廣軍與之戰自辰至未勝負未決逮晚元兵繞出山後薄廣軍尹玉力戰殺千人全提軍隔岸不發一矢玉遂敗諸敗軍爭渡水挽全軍船全令其軍斬挽者指於是溺死者甚眾玉收殘

卒五百人復鏖戰自夕達旦殺元軍人馬委積田閒王復手殺數十人力屈被執元人恨之橫四鎗於其項以棍擊殺之其部下皆死無一人降者天祥欲斬全以警眾帥府不許宥之使贖十一月丁卯朔銅關將貝寶胡巖起攻溧水敗死庚午以陳文龍同知樞密院事黃鏞同簽書樞密院事癸酉贈尹玉濠州團練使麻士龍高州刺史戊寅元阿喇罕破鉅林東垣戍將趙淮兵敗與其妾俱被執妾死之阿珠使淮招李庭芝許以大官淮佯諾至揚州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爾爲男子死則死耳毋降也阿珠怒殺之元兵入廣德軍四

安鎮陳宜中倉皇發臨安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爲兵
號武定軍召文天祥自平江入衛 壬午元將宋都木
達等長驅而進所至莫當其鋒隆興轉運判官劉槃以
城降不數日取江西十一城進逼撫州時黃萬石爲江
西制置使開閩州治聞兵至奔建昌都統密佑率眾逆
戰進賢坪元兵呼曰降者乎鬪者乎佑曰鬪者也麾其
兵突進至龍馬坪元軍圍之數重矢下如雨佑身被四
矢三鎗猶揮雙刀率死士數十人斫圍南走前渡橋板
斷被執宋都木達曰壯士也欲降之繫之月餘終不屈
罵萬石爲賣國小人使我志不得伸宋都木達又命劉

繫呂師夔以金符遺之許以官佑不受復令佑子說之
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于市第云密都統子誰
不憐汝怡然解衣請刑遂死元兵皆泣下佑之先密州
人後渡淮居廬州 元兵進入建昌黃萬石走入閩
元改順天府爲保定府 元樞密院言新附郡縣有既
降復叛及糾眾爲盜犯罪至死者請從權宜處決詔今
後殺人者死問罪狀已白不必待時卽行刑其奴婢殺
主者具五刑論 癸未元兵入興化縣知縣胡拱辰自
殺 甲申元巴延至常州會兵圍城知州姚言通判陳
炤都統王安節劉師勇力戰固守巴延遣人招之譬喻

百端終不聽巴延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
爲壘土至併人以築之且殺之煎油倫斃焚其脾杖日
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嘗等守志益堅巴延叱帳前諸
軍奪勇爭先四面竝進攻二日城破嘗死之炤與安節
猶巷戰或謂炤曰城北東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
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巴延命盡屠其民執安節至
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潰圍走平江安節堅之子
也事聞贈龍圖閣待制炤直寶章閣竝官其子致異元史本紀
倫壬午巴延大軍至常州宋史倫甲申經世大典倫十
八日克其城卽甲申日也今從之又元史云劉師勇變
服單騎南走亦與宋史微異乙酉升宜興縣爲南興軍以江東

提刑謝枋得爲江西招諭使初枋得聞淮西江東西州
郡守將皆呂師夔部曲故爭降附自以與師夔善乃應
詔上書係師夔可信宜分沿江諸屯以師夔爲鎮撫使
使之行成且請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朝廷乃以枋得
爲沿江察訪使以往會文煥北還不及而反遂改知信
州 丙戌禮部尙書兼給事中王應麟請爲濟王立後
乃詔贈太師尙書令進封鎮王諡昭肅擇後奉祀賜田
萬畝 畱夢炎用徐囊爲御史擢黃萬石吳浚等王應
麟繳奏曰囊與夢炎同鄉有私人之嫌萬石麤戾無學
南昌失守誤國罪大今方欲引以自助善類爲所搏噬

者必攜持而去吳浚貪墨輕躁豈宜用之況夢炎舛令
慢諫讜言勿敢告今之賣降者多其任用之士疏再上
不報出關俟命再奏曰因危急而紊紀綱以偏見而拂
公議臣封駁不行與大臣異論勢不當畱遂歸 已丑
元兵破獨松關馮驥死之守將張濡遁詔贈驥集英殿
修撰獨松旣破隣疆守者皆望風而走朝廷大懼時勤
王師僅三四萬人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爲淮東堅壁
閩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命淮師以截其後
國事猶可爲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
務宜持重議遂止祕書監陳著上疏請從天祥之議曰

與其坐以待困曷若背城借一萬有一幸則人心賈勇
且敵非必真多智力不過乘勝長驅若少沮之則主兵
之與懸軍其壯弱卽異矣宣中不聽出著知台州 元
董文炳破江陰軍 元以高麗國官制僭濫遣使諭旨
凡省院臺郡官名爵號與朝廷相類者改正之 乙未
左丞相畱夢炎遁 十二月丁酉朔詔賈似道歸葬返
其田廬 庚子以吳堅簽書樞密院事黃鏞兼權參知
政事時陳宜中當國遭時多難不能措一策唯事蒙蔽
將士離心郡邑降破方且理會科舉明堂等事及士大
夫陳乞差遣士人覬覦恩例至是遣柳岳奉書如元軍

稱廉尙書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師修好岳見
巴延于無錫泣謂曰嗣君幼冲在衰絰之中自古禮不
伐器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姦臣賈似道失信誤國爾巴
延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
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之於小兒天
道如此尙何多言遂令囊嘉特舊倫囊嘉
歹今改偕岳還 癸

卯以陳文龍參知政事謝堂同知樞密院事 丙午追

封呂文德爲和義郡王朝議以呂文煥爲元嚮導乃追
封文德而以文德子師孟爲兵部侍郎覲成和議 平
江通判王矩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迎降于常州巴延

使呂文煥先往受之 丁未巴延入平江張世傑未至
城已破乃以兵入衛 戊申元右丞相呼圖岱爾請上
尊號曰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皇后曰貞懿
順聖昭天睿文光應皇后不許 庚戌柳岳至自元軍
癸丑陳宜中復奏遣岳及宗正少卿陸秀夫侍郎呂師
孟等同囊嘉特使元軍求稱姪納幣不從則稱姪孫且
敕呂文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巴延于平江巴延不
許宜中乃白太皇太后奉表求封爲小國太后從之
以文天祥簽書樞密院事 黃萬石叛降元都統米立
死之立淮人三世爲將初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潰圍

出萬石署爲帳前都統元軍略江西迎戰于江坊兵敗
被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舉軍降元行省遣萬石諭立
曰吾官銜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
臣立一小卒爾但三世食趙氏祿趙氏何以生爲立乃
生擒之人當死與投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諭之不屈遂
遇害 元以中興路行省陳祐爲南京總管兼開封府
尹吏多震懾失搢祐曰何必若是前爲盜跖今爲顏子
吾以顏子待之前爲顏子今爲盜跖吾以盜跖待之由
是吏皆修飭不敢玩法 元寶音諤德齊舊倫寶典亦今改奏
雲南諸夷未附者尙多今擬宣慰司兼行元帥府事竝

聽行省節制又奏哈喇章雲南壤地均也而州縣皆以
萬戶千戶主之宜改置令長竝從之 渾州被圍湖南
安撫使兼知州李芾拒 三閱月大小戰數十合至是
元阿爾哈雅射書城中曰速下以活州民否則屠矣不
答阿爾哈雅與諸將畫地分圍決墮水以樹梯衝阿里
哈雅中流矢創甚督戰益急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
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
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
先戮汝

德祐二年

元至元十三年

春正月丁卯朔元兵蟻附登城知衡

州長沙尹穀寓城中時方爲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
行此迂濶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
旣畢禮乃積薪扃戶朝服望闕拜已卽縱火自焚隣家
救之火熾不可前但遙見烈燄中穀正冠危坐闔門少
長皆死李芾命酒酹之字穀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
義矣因畱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爲號飲達
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霆赴園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
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
汝盡殺之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
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

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焱鍾蜚英皆死潭民間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縕林木者相望守將吳繼明劉孝思以城降元兵利於擄掠欲屠之行省郎中和尙宣言曰拒我師者宋耳其民何罪旣受其降卽是吾民殺之何忍且今列城多未附降而殺之是堅其效死之心也阿爾哈雅從之由是袁連衡永郴全道桂陽武岡皆降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死芾爲人剛介不畏強禦臨事精敏姦猾不能欺且強力過人自旦治事至暮無倦容夜率至三鼓始休五鼓復起視望之凜然若神明而

好賢禮士復藹然可親雖一藝小善必獎薦之居官廉
家無餘貲穀性剛直莊厲士友皆嚴憚之居官廉正有
聲丁內艱家居教授諸生舉動有禮每行市中市人相
謂曰是必尹先生門人也至是死節諸生往哭之者數
百人霆自少以志節聞辟京湖制置司幹官時呂文德
爲帥素侮慢士常試以難事霆倉卒立辦皆合其意一
日謂霆曰朝廷有密旨出師策應淮東誰可往者卽對
曰某將可又曰兵器糧草若何卽對曰某營兵馬某庫
器甲某處矢石芻糧口占授吏頃刻案成文德大驚曰
平生輕文人以其不事事也君材幹若此何官不可爲

吾何敢不敬後通判江陵江陵雄據上流表裏襄漢兵
民雜處庶務叢集寔隨事裁決處之泰然寔有心計善
出奇應變故所至有能聲 元呂師夔與萬戶武秀分
定江東地謝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師
夔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
忠逆戰團湖坪矢盡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
卻後軍繞出孝忠後眾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
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破安
仁進及信州枋得棄妻子負母變姓名走建寧唐石山
轉茶坂每東鄉號哭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已而去賣

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履委以錢率謝不取其

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家使爲子弟論學攷異李源道

道碑云易服負母走閭中隱於卜信守將悉捕公妻子

弟姪送建康獄夫人李氏有容德有廉帥者欲妻之一

夕自經死弟某某姪某某及一女二婢皆死獄中惟二

子熙之定之移獄廣陵得釋又有弟禹在九江亦以不

屈斬於市是枋得當日所以不卽死者以有母在耳其

弟與妻死節甚烈而宋史惟於烈女傳載枋得妻李氏

而不及禹蓋闕文也又宋史枋得傳云日衣麻衣斷草

履考至元二十三年枋得以丁內艱辭徵此當其丁內

艱時事宋史未及詳書耳 參知政事陳文龍同簽書樞密院事黃

鏞遁 辛未以吳堅爲左丞相兼樞密使端明殿學士

常楙參知政事日午宜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 諸關

兵皆潰知嘉興府劉漢傑以城降元 元兵圍安吉州

知州趙良淳與提刑徐道隆同守范文虎致書誘良淳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及元兵迫臨安道隆召入衛良淳率欲獨守夜爰舍俾上旣而戍將吳國定開門納元兵良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侍郎何自苦良淳叱去之閉閣自經道隆未至臨安元兵追及之一軍盡沒道隆見執守者稍息赴水死長子載孫亦赴水死良淳汝愚之曾孫道隆武義人也元諸將利擄掠爭欲趣臨安巴延問計於郎中孟祺對曰宋人之計惟有竄閩耳若以兵迫之彼必速逃一旦盜起臨安三百年之積焚蕩無餘矣莫若以計安之令彼不懼正如取果稍待時日

爾巴延曰汝言正合我意遣人至臨安安慰之 陸秀
夫自元年還言巴延不肯從伯姪之稱太皇太后命用
臣禮陳宣中難之太皇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
所較也乙亥遣監察御史劉岳如巴延軍奉表稱臣上
尊號歲貢絹銀二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以奉烝嘗且
約巴延會長安鎮以輸平 己卯參知政事常楙遁以
夏士林簽書樞密院事士林亦遁獨三學士誓死不去
癸未進封吉王是爲益王判福州信王昀爲廣王判
泉州先是召文天祥知臨安府天祥辭不拜請以福王
秀王判臨安以係民望身爲少尹以死衛宗廟又請命

吉王信王鎮閩廣以圖興復俱不許至是宗親復以請
太皇太后從之以駙馬都尉楊鎮及楊淑妃弟亮節俞
允容弟如珪提舉二王府事 召畱夢炎不至以爲江
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 陳宜中以元不許和計無所
出乃率羣臣入宮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宜中慟哭以
請太皇太后命具裝及幕宜中不入太皇太后怒曰吾
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爲請顧欺我耶脫簪珥投之地
遂閉閣羣臣請見皆不納蓋宜中實以翼日行倉卒失
於陳奏耳 元巴延至長安鎮宜中違約不往議事甲
申巴延進次皋亭山阿喇罕董文炳之師皆會游騎至

臨安北關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眾背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皇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表曰宋國主昀謹百拜言昀眇焉幼冲遭家多難權姦賈似道背盟誤國至勤興師問罪昀非不欲遷避以求苟全奈天命有歸昀將焉往謹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二廣四川兩淮見存州郡悉上聖朝爲宗社生靈祈哀請命伏望聖慈垂念不忍累三百餘年宗社遽至隕絕曲賜存全則趙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巴延受之遣使召陳宜中出議降事而使囊嘉特

舊作囊嘉
乃今改

奉璽表赴上都是

夜宜中遁歸温州之清澳 張世傑劉師勇及蘇劉義
以朝廷不戰而降各以所部去世傑次于定海元石國
英使都統卞彪說世傑降世傑以彪來從已俱南也惟
牛享之酒半彪從容爲言世傑大怒斷彪舌磔之于巾
子山師勇至海上見時不可爲憂憤縱酒卒 楊應奎
自元軍還言巴延欲執政而議乙酉太皇太后以文天
祥爲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丙戌以家鉉翁
簽書樞密院事賈餘慶同簽書樞密院事知臨安府
元巴延下令禁軍士入城違者以軍法從事復遣呂文
煥鄭楊諭臨安中外軍民俾安堵如故時三司衛兵白

晝殺人小民乘時剽殺令下乃止息 戊子命文天祥
同吳堅謝堂賈餘慶使元軍先是天台杜濬糾合四千
人來勤王當國者不省往見天祥于西湖上天祥獎異
之至是遂隨天祥出使天祥見巴延于明因寺因說巴
延曰本朝承帝王正統衣冠禮樂之所在北朝將以爲
與國乎抑將毀其社稷也巴延以北詔爲辭言社稷必
不動百姓必不殺天祥曰北朝若以欲爲與國請還兵
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還
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廟則淮浙閩廣尙多未下利鈍
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巴延語漸不遜天祥曰我

南朝狀元宰相但欠一死報國刀鋸鼎鑊非所懼也巴
延辭屈諸將相顧動色巴延見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
志畱之軍中遣堅等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此來爲兩
國大事何故畱我巴延曰勿怒君爲宋大臣責任非輕
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萬戶蒙古岱舊倫忙古帶今改宣

撫索多

舊倫忙古帶今改

羈縻之且以其降表不稱臣仍書宋號

遣程鵬飛洪君祥偕賈餘慶來易之駙馬都尉楊鎮

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楊淑妃秀王與擇從行知廣

德軍方回知婺州劉怡知處州梁椅知台州楊必大俱

降于元辛卯元張宏範孟頫程鵬飛賁所易宋稱臣

降表至軍前 甲午元立隨路都轉運使 元穿濟州
漕渠 二月丁酉朔日中有黑子相盪帝率文武百僚
詣祥曦殿望元闕上表乞爲藩輔 元巴延承制以臨
安爲兩浙大都督府命蒙古岱范文虎入城治都督事
又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手詔及三省樞密院吳堅賈
餘慶等檄諭天下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署
鵬飛命縛之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歸私第以
待命可也乃止 元巴延進屯湖州市復令呂文煥及
范文虎慰諭太皇太后文煥因使人上表謝而出有曰
茲銜北命來抗南師視以大馬報以仇讐非曰子弟攻

其父母不得已也。尙何言哉。巴延令張惠阿喇罕董文炳張宏範索多等封府庫收史館祕省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罷官府及侍衛軍。壬寅罷遣文天祥所部勤王兵以賈餘慶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劉昂同簽書樞密院事與吳堅謝堂家鉉翁竝充祈請使詣元大都餘慶兇狡殘忍臣狎邪小人皆乘時竊美官謂使畢卽歸不以爲意謝堂獨納賂北軍得先歸。元巴延引文天祥與吳堅等同坐天祥面斥賈餘慶賣國且責巴延失信呂文煥從旁諭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爲逆文煥等慙

憲遂與餘慶共勸巴延拘天祥令隨祈請使北行是日
元兵屯錢塘江沙上臨安人方幸波濤大伦一洗空之
而潮三口不至 丁未元諭臨安新附府州司縣官吏
軍民人等曰聞者行中書省右丞相巴延遣使來奏宋
母后幼主暨諸大臣百官已于正月十八日齎璽綬奉
表降附朕惟自古降王必有朝覲之禮已遣使特往迎
致爾等各守職業其勿妄生疑畏凡歸附前罪悉從原
免公私逋欠不得征理一應抗拒王師及逃亡嘯聚者
竝赦其罪百官有司諸王邸第三學寺監祕省史館及
禁衛諸司各宜安居所在山林河泊巨木花果外餘物

權免征稅祕書監圖書太常寺祭器樂器法服樂工鹵簿儀衛宗正譜牒天文地理圖冊凡典故文字并戶口版籍盡仰收拾前代聖賢之後儒醫僧道通曉天文歷數并山林隱逸名士所在官司以名聞名山大川寺觀廟宇并前代名人遺迹不許拆毀鰥寡孤獨不能自存之人量加贍給於是巴延就遣宋內侍王埜入宮收宋衮冕圭壁符璽及宮中圖籍寶玩車輅輦乘鹵簿麾仗等物 孟王廣王自嘉會門出渡浙江而南巴延聞之遣范文虎將兵追之楊鎮得報卽還曰我將死於彼以緩追兵楊亮節等遂負二王及楊叔妃徒走匿山中七

日統制張全以兵數十人追及遂同走溫州 戊午元
主祀先農於東郊辛酉如上都 是月夏貴以淮西叛
降元初阿珠屯淮南東道其西道屬之萬戶昂吉爾俾
駐和州進攻廬州貴以書抵巴延曰毋費國力攻奪邊
城若行都歸附邊城焉往至是舉所部納款元以貴爲
淮西安撫使洪福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知鎮巢軍貴旣
降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攻城久不拔貴
至城下好語給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伏兵起執
福父子屠其城貴蒞殺福一門福子大源大淵呼曰法
止誅首謀何乃舉家爲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

告人求活耶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南向死以明

不肯國問者流涕

攷異元史本紀倫鎮巢軍復叛夏貴遣使招之守將洪福殺其使貴親至

城下福始降阿珠斬之

今守從宋史忠義傳元人索宮女內侍及諸樂官

宮女赴水死者以百數 三月丁卯元以樞密副使張

易兼知祕書監事 元巴延入臨安城建大將旗鼓率

左右翼萬戶巡視觀潮于浙江又登獅子峯觀臨安形

勢部分諸將以獨松關守將張濡嘗殺廉希賢斬之藉

其家遣管如德招諭諸郡福王與芮自紹興至巴延淡

慰之太皇太后及帝欲與相見巴延固辭曰未入朝無

相見之禮明日發臨安按塔哈

舊倫阿答海今改

孟祺等入宮

宣詔趣帝及全太后入覲祺讀至免繫頸牽羊之語太后泣謂帝曰荷天子聖恩汝宜拜謝禮畢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內與芮及沂王乃猷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并楊鎮謝堂高應松庶僚劉裒然等及三學士諸生皆行太學生徐應鑣與其二子琦崧女元娘同赴井死應鑣江山人 元巴延北還承制留阿喇罕董文炳經略閩浙以蒙古岱鎮浙西索多鎮浙東會江西都元帥宋都木達言宋二王在閩廣聚兵將攻江西乃遣達春移軍與李恆呂師夔會阿喇罕文炳同取未下州縣以追二王 閏月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

走溫州繼追及于道遣人召陳宐中於清澳宐中來謁
復召張世傑於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
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眾相率哭座下奉盃王昞爲天
下兵馬都元帥廣王昺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擇爲
福建察訪使先往閩中撫吏民諭百姓檄召諸路忠義
同獎王室會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八人召二王還
臨安宐中等沈其兵於江中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以
嘗爲福建漕使欲取全閩以爲己功汀建諸州方謀從
萬石送款聞二王至復閉門以拒萬石南劔守臣林起
鼐遣軍逐之萬石敗走其將士多來歸兵勢稍振宐中

等遂傳檄嶺海言夏竦已復潁江州郡元諸戍將以江路既絕不可北歸皆欲託計事還靜江獨廣西宣慰使史格曰君等勿爲虛聲所懼待貴踰嶺審不可北歸取途雲南未爲不可豈敢輒棄戍哉元行省又欲棄廣之肇慶德慶封州并戍梧州亦爲格所沮 全太后與帝隨元兵北行至瓜洲李庭芝與姜才涕泣誓將士出兵奪兩宮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猷擁帝避去才追至蒲子市夜猶不退阿珠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佗降將軍耶真州苗再成亦謀奪駕不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三

賜進表與部議都察院御史總領湖北湖南等處方盜移獵捕獲一二等賊軍都尉元續

元紀一起柔兆困敦四月盡著雍攝提格四月凡二年有奇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諱呼必賚睿宗第四子母莊聖太后以乙亥入

月乙卯生實宋寧宗之嘉定八年也歲辛亥憲宗即位以同母弟惟帝長且賢盡屬以漠南漠地戊

午奉命分道攻宋次江北聞憲宗因問北還中統元年三月戊辰朔至開平諸王大臣勸進遂即皇

帝位

至元十三年宋景炎元年夏四月庚辰詔修太廟 郝經入

見帝賜宴大廷咨以政事其從行者賞賚有差 先是

宋丞相文天祥至鎮江與其客杜詩等十二人夜亡入

眞州安撫使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少隙不能合從耳時猶未知夏貴納款故再成以二閫爲言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趣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吾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卽卽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旣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卽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

結約初天祥未至真時揚有逸卒言北朝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爲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字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卽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導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眾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爲清江劉洙東入海道遇北兵伏環堵中得免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糲羹行入板橋北兵又至眾走伏叢篠中北兵入索之虞候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執杜濬金應以去濬應解所懷金與卒

得逸募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稽家莊稽聳迎天
祥至家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汎海以求二
王是月始得抵温州 五月乙未朔以平宋遣官告天
地祖宗於上都之近郊遣使代祀岳瀆 宋陳宐中張

世傑等奉諡王昀卽帝位於福州府改元景炎

攷異經世大典

倫改咸熙元年以爲據南劔州安撫使馬良佐所報蓋偵探有未實也今從宋史

遙上德祐帝

尊號爲孝恭懿聖皇帝又上太皇太后尊號冊楊淑妃
爲皇太妃進封廣王昀爲衛王升福州爲福安府以大
都督府爲垂拱殿便廳爲延和殿主剛中知福安府金
華尉趙孟壘懷太上皇后帛書間道來上擢孟壘宗正

寺簿是日有大聲出府中眾皆驚仆福州城南壁忽崩
七里 初宋吳堅等來使不得命畱館中高應松絕粒
不語七日而卒賈餘慶病死家鉉翁聞國亡旦夕哭泣
不食飲者數日帝高其節欲尊官之鉉翁辭不受宋主
熈及全太后至燕鉉翁迎謁伏地流涕謝奉使無狀不
能保存宋社宋主熈及太后遂赴上都丙申見帝于大
安殿攷異元史世祖紀五月乙未朔巴延以宋主熈至
上都制授開府儀同三司封瀛國公宋史瀛國公
紀倫丙申山居新語亦云三宮赴北五月初二日拜
見世祖皇帝按丙申卽五月初二日也今從宋史乙
巳授宋主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司徒封瀛國公從
行內人安康朱夫人安定陳才人俱自經死有畱題於

裙帶曰誓不辱國誓不辱身

攷異宋官嬪殉節事浩然齋曰據諸書所載稍有同

異惟山居新語載之甚詳云十二日內人安康朱夫人安定陳才人又二侍兒失其姓氏浴罷肅襟焚香於地各以抹胸自縊而死解下衣巾有清江紙書一卷云不免辱國幸免辱身云云丙子五月吉日泣血書十三日奏聞露埋四尸取其首懸於全后寓所以戒其餘今酌書之

宋以陳宜中爲左丞

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黼參知政事張

世傑爲樞密副使陸秀夫直學士院蘇劉義主管殿前

司 宋召李庭芝爲右丞相姜才爲保康軍承宣使召

故相葉夢鼎爲少師充太一宮使夢鼎聞命卽航海赴

之道梗不能進南向慟哭而還 宋以趙潛爲江西制

置使進兵邵武謝枋得爲江東制置使進兵饒州李世

逵方興等進兵浙東吳浚爲浙東招諭使鄒淵副之毛
統由海道至淮約兵會合仍詔傅卓翟國秀等分道出
兵時枋得敗走已不能軍淵吉水人也 宋文天祥至
福安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以國事
皆決于陳宜中議論多不合固辭不拜乃以爲樞密使
同都督天祥使呂武招豪傑于江淮杜滸募兵于温州
帝召宋降將問曰汝等何降之易耶對曰賈似道專
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
帝遣董文忠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
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 巴延入

朝帝命百官郊迎以勞之既至拜同知樞密事以陵州
藤州戶六千爲倉廩以董文用爲衛輝路總管衛輝
當要衝民爲兵者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
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於道警衛輸輓
日役數千夫文用曰吾民敝矣而又重妨穡事殆不可
乃言於司運者曰郡邑胥役足備用不必煩民也司運
者曰卽如公言萬有一不虞罪將誰歸文用卽爲手書
具官職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亦濟 宋直學
士院陸秀夫罷陳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
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

言者劾罷之謫居潮州時衢婺諸州皆復爲宋守董

文炳謂索多

舊作唆都今改

曰嚴州不守臨安必危公往鎮之

未十日諸州連兵來攻索多拒戰三閱月復破婺州衢
守備甚嚴索多率總管高興等鼓譟先登拔其城宋權
知府事蕭雷龍脫走與同里黃巡檢起兵度不能支與
麾下數人奔入閩未出境爲同安武人徐浚沖獲送縣
縣尹劉聖仲素與雷龍有怨殺之時監軍趙孟壘復明
州戰敗見獲不屈磔死福王與芮從子孟朶謀舉兵紹
興事泄被執至臨安范文虎詰其謀逆孟朶詬曰賊臣
負國厚恩共危社稷我帝室之胄欲一刷宗廟之恥乃

更以爲逆乎文虎怒驅出斬之過宋廟呼曰太祖太宗之靈何以使孟柔至此杭人爲之隕涕 宋故相畱夢

炎降 宋廣東經畧使徐直諒遣其將梁雄飛請降于

隆興阿爾哈雅

舊作阿里海牙今改

假雄飛招討使使徇廣東既

而直諒聞閩中頒詔乃命權通判李性道摧鋒軍將黃俊等拒雄飛于石門性道不戰俊戰敗直諒棄城遁六月丁卯雄飛入廣州諸降將皆授以官俊獨不受被殺

宋吳浚聚兵于廣昌遂復南豐宜黃寧都三縣翟國秀取鉛山傅卓至衢信諸縣民多應之者會浚兵戰敗國秀引還卓兵亦敗遂降 己巳以孔子五十三世孫

曲阜縣尹孔治兼權主祀事 壬申罷兩浙大都督府
立行尙書省于鄂州臨安設諸路宣慰司以行省官爲
之並帶相銜其立行省者不立宣慰司 甲戌以大明
歷浸差命太子贊善王恂與江南日官置局更造新歷
以樞密副使張易董其事易恂奏今之歷家徒知歷術
罕明歷理宜得耆儒如許衡者商訂從之詔衡赴大都
國子生博果密舊倫不忽術今改受學於王恂許衡尤爲衡
所推許帝嘗召試所業嘉歎之至是偕同舍生上疏曰
王者建國君民建學爲先自堯舜禹湯文武之世莫不
有學故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臣等復取平南之君建置

學校者爲陛下陳之晉武帝嘗平吳矣始建國子學隋文帝嘗滅陳矣俾國子不隸太常唐高祖嘗滅梁矣詔諸州縣及鄉竝令置學太宗增築學舍高宗立六學皆承高祖之意也然晉之平吳得戶五十三萬而已隋之滅陳得郡縣五百而已唐之滅梁得戶六十餘萬而已其崇重學校已如此況我堂堂大國奄有江嶺之地計亾宋之戶不下千萬此陛下神功非晉隋唐所敢比也然學校之政尙未全舉臣竊惜之臣等向蒙聖恩俾習儒學聖意豈不以諸色人仕宦者常多蒙古人仕宦者常少欲臣等曉識世務以備陛下之任使乎然學制未

定學徒數少曷猶責嘉禾於數苗求良驥於數馬恐其
不易得也爲今之計欲人材眾多通習漢法必如古
徧立學校然後可若猶未暇宜於大都宏闡國學擇
蒙古人年十五以下十歲以上質美者百人百官子弟與
凡民俊秀者百人俾廩給各有定制選德業充備足爲
師表者充司業博士助教而教育之使其教必本於人
倫明乎物理爲之講解經傳授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之道其下復立數料如小學律書算之類每料設置
教授各令以本業訓導小學科則令誦誦經書教以應
對進退事長之節律科則專令通曉吏事書科則專令

曉習字畫算科則專令熟嫻算數或一藝通然後改授
或一日之間更次爲之俾國子學官總領其事常加點
勘務要俱通仍以義理爲主有餘力者聽令學佗文字
日月歲時隨其利鈍各責所就功課程其勤惰而賞罰
之勤者升之上舍惰者罰之下舍待其改過則復升之
假日則聽令學射自非假日無故不令出學數年後上
舍生學業有成就者聽學官依舉蒙古人若何品級諸
色人若何仕進其未成就者且令依舊學習俟其可以
從政然後歲聽學官舉其賢者能者使之依例入仕其
終不可教者三年聽令出學凡學政因革增減皆得不

時奏聞則學無弊欺而天下之材亦皆觀感而興起矣
然後續立郡縣之學求以化民成俗無不可者書奏帝
覽之喜致異博果密疏請立學校嚴冬友據釋要以爲博果密之意在於薦許衡博果密固衡之弟子也余以爲許衡在國學者有成效即使博果密專爲衡而發亦不得議其涉私況其言將以定一代之制不爲一人也今不取

戊寅詔倫平金平宋錄及諸國臣服傳記命
耶律鑄監修國史 壬辰以戶部尙書張澍參知政事

行中書省於北京 秋七月丁酉宋文天祥開府南劍

州經畧江西天祥欲還温州進取陳宐中不從蓋宐中

棄温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故命天祥

開府南劍 宋涪州觀察楊立子嗣榮請降詔招諭其

父從之 初臨安既破阿珠以宋太皇太后手詔諭李
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
降也及帝暴次瓜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
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尙欲固圉耶今吾與嗣君
既已臣伏卿尙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
一人餘皆奔去阿珠乃遣兵守高郵實應以絕其餉道
博羅權又攻拔泰州之新城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
以示庭芝庭芝羈客或勸爲計應夢曰吾惟一死而已
阿珠復遣使者持詔招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
其詔於陴上既而淮安盱眙泗州以糧盡降庭芝猶括

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出粟又盡令將校出粟
雜牛皮麴蘖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
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于丁村自夜達
旦北兵多敗阿珠使巴延徹爾舊倫伯顏察兒今改救之所將皆
阿珠麾下才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走時高郵水路
已絕阿珠復遣將陸路邀擊米運殺負米卒數千由是
餉益不繼阿珠請於帝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
早歸款庭芝不納會福安使至庭芝欲赴召命制置副
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趣泰州將東入海
庭芝既行煥卽以城降阿珠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

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珠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陴下招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開北門納外兵庭芝投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才俱被執至揚州阿珠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然阿珠猶愛其材勇未忍殺之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俟阿珠乃皆殺之揚民間者莫不泣下有宋應龍者以儒生知兵出入行陳三十餘年至是爲泰州諮議官州守孫良臣之弟舜臣自軍中來說降良臣召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家恩澤君臣大義請殺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

臣不得已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經死提刑司諮
議廬人褚一正置司高郵督戰亦被創沒水死淮東地
盡歸附 甲寅以楊村至浮雞泊漕渠回遠改從孫家
務 丙辰遣使以香幣祀岳瀆后土 以尙書右丞阿
爾哈雅舊作阿里海牙今改爲平章政事簽書樞密院事淮東行
樞密院錫奇里密實舊作別乞里迷失今改爲中書右丞參知政
事董文炳爲中書左丞淮東左副元帥達春舊作塔兩出今改
浙大都督范文虎江東江西大都督知江州呂師夔淮
東淮西左副都元帥陳巖竝參知政事 是月翰林侍
讀學士郝經卒經爲人尙氣節爲學務有用拘宋十六

年從者皆通于學及卒官爲護柩還葬諡文忠 八月
己巳穿武清蒙村漕渠 揚州旣破元兵攻眞州益急
宋都統司計議趙孟錦乘霧襲其營少頃霧開營中見
孟錦兵少逐之孟錦登舟失足墮水死城遂破安撫使
苗再成死之 召阿珠入朝賜泰興戶二千爲食邑
宋楊亮節居中秉權秀王與擇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
正遂犯忌嫉諸將俱憚之至是詔出兵浙東朝臣言與
擇有劉夏生之忠曹王臯之孝宜畱輔以隆國本譖者
益急卒遣之與擇圍婺州董文炳拒之乃還 宋以王
積翁爲福建招捕使黃恮副之積翁兼知南劍州備禦

上三州恠兼知漳州備禦下三州 宋張世傑遣都統

張世虎與吳浚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與李恒戰兵敗

浚奔寧都 帝歸自上都以鄂囉齊舊倫奧魯赤今改參知政

事 宋太皇太后謝氏以疾久畱臨安至是遣人自宮

中舁其牀以出同侍衛七十二人北赴大都降封壽春

郡夫人 九月壬辰朔命國師倫佛事于太廟 庚子

命姚樞王磐選宋三學生之有實學者畱京師餘聽還

家 癸卯以平宋赦天下 丙午敕常德府歲貢包茅

阿喇罕舊倫阿刺罕今改董文炳及蒙古岱索多以舟師出

明州達春舊倫塔出今改及呂師夔李恒等以騎兵出江西分

道畧閩廣 東莞民熊飛守潮惠間宋趙潛至卽以兵
應之攻梁雄飛于廣州雄飛遁飛遂復韶州新會會曾
逢龍亦率兵至廣州李性道出迎謁飛與逢龍執性道
殺之潛遂入廣州 宋知邕州宕昌馬堅將入衛而臨
安已破因畱靜江總屯戍諸軍阿爾哈雅將進取廣西
堅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攻
之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堅堅退保臨江
阿爾哈雅使人招降堅發弩射之攻三月堅不解甲前
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 辛酉詔宋宗臣
鄂州教授趙與鰲赴闕與鰲入見言宋敗亡之故悉由

誤用權奸詞旨激切帝爲之感動卽授翰林待制 冬

十月丁亥兩浙宣撫使焦友直以臨安經籍圖書陰陽

祕書來上 戊子淮西安撫使夏貴請入覲乞令其孫

貽孫權領宣撫司事從之 以淮東左副都元帥阿爾

舊倫阿爲平章政事河南等路宣慰使哈喇哈遜

里今改爲中書右丞 宋文天祥師次汀州遣趙時賞等

將一軍趣贛以取寧都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等皆

自江西以兵來會時賞和州宗室也 呂師夔等將兵

度梅嶺趙潛使熊飛及曾逢龍禦之于南雄逢龍敗死

飛走韶州進兵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

兵敗赴水死 十一月阿喇罕董文炳攻處州知州李珪以城降宋秀王與擇偕弟與慮子孟備及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由瑒察訪使林溫知瑞安府方洪被執皆不屈死 大兵破建寧府邵武軍宋陳宐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宋主及衛王楊太妃等登舟時軍人十七萬民兵三十萬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舟得進宋王積翁棄南劍走福安遣人納款至是軍集城下積翁爲內應遂與知府王剛中同降 宋主行至泉州舟泊於港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擅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

凡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沒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州者宐中等乃奉宋主趣潮州壽庚遂與知泉州田子真以城降 癸丑併省內外諸司 庚申敕管民及理財之官由中書銓調軍官由樞密院定議 高麗國王王慍更名暭 十二月辛酉朔宋江西制置使趙潛棄廣州遁副使方輿亦遁 降將王世強爲鄉導破福安王剛中旣降使徇興化軍宋知軍事陳文龍斬之而縱其副使持書責世強剛中負國遂發民兵固守阿喇罕復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

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部將林華
禦于境上華反爲鄉導引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
降文龍被執勸之降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
此皆節義文章也何相逼耶卒不屈乃械送臨安文龍
不食死其母繫福安尼寺病甚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
與吾子同死又何恨哉亦死之眾歎曰有是母宜有是
子爲收葬之 東西川守將合兵萬人圍宋重慶大肆
剽掠軍政不一城中益得自守宋制置使張珪領重慶
之命不能赴官畱台州以抗北軍遣師復瀘涪二州北
軍以不和而潰珪乃得入城遣將四出所向俱捷珪旋

遣使訪二王所在時宋主遷播閩廣號令不達於四川而川中諸將猶爲宋守 阿爾哈雅致書馬堅許以爲廣西大都督堅不聽又請帝親降手詔諭之堅焚詔斬使靜江以水爲固阿爾哈雅乃築堰斷大陽小洛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湟城遂破堅閉內城堅守又破之堅率死士巷戰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堅家世以忠勇爲名將至堅死節最烈准人黃文政先戍蜀軍潰走靜江堅邀與同守城破亦被執文政大詬不屈斷其舌以次剗刖之文政含胡叱咄比死不絕聲豈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麒以城降堅

部將婁鈴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爾哈雅
笑曰是何足攻圍之十餘日婁從壁上呼曰吾屬飢不
能出降苟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
將開門取歸復閉壁北軍登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
生鬻牛啖立盡鳴角伐鼓諸將以爲出戰也甲以待婁
乃令所部人擁一火礮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堞皆崩煙
氣漲天外兵多驚死者火熄入視之灰燼無遺矣阿爾
哈雅悉坑其民得逃入西山者七百人阿爾哈雅許
以不殺招之使降七百人皆自殺無一降者阿爾哈雅
乃分兵取鬱林潯容藤梧等州廣西提刑邛人鄧得遇

聞靜江破朝服南望拜辭書幅紙云宋室忠臣鄧氏孝

子不忍偷生寧甘溺死遂投南流江而死 宋主在惠

州甲子遣倪堅奉表詣軍前請降逾時索多命其子元

帥伯嘉努偕堅赴大都攷異元史紀以宋廣王奉表繫

王奉表在十二月次年三月始上表耳以哈坦舊倫

今從宋史又倪堅或倫倪由又倫倪雷改奇爾濟蘇舊倫闊里領東川行樞密使攻合州布哈

舊倫不李德輝領西川行樞密院攻重慶仍令德輝留

成都給軍食 壬申李思敬告運使姜毅所言悖妄指

毅妻子爲證帝曰妻子豈爲證者耶詔勿問 庚寅詔

諭浙東西江東西淮東西湖南北府州軍縣官吏軍民

皆以萬戶千戶漁奪其民致令逃散今悉以人民歸之
元籍州縣凡管軍將校及宋官吏有以勢力奪民田廬
產業者俾各歸其主無主則以給附近人民之無生產
者其田租商稅茶鹽酒醋金銀鐵冶竹貨湖泊課程從
實辦之凡故宋繁冗科差聖節上供經總制錢百餘件
悉除免之 是歲行省雲南賽音諤德齊舊作賽典赤今改以
所改郡縣上聞雲南俗無禮義男女往往自相配偶親
死則火之不爲器祭無杭稻桑麻子弟不知讀書賽音
諤德齊教之拜跪之節婚姻行媒死者爲之棺槨奠祭
教民播種爲陂池以備水旱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

史授學田由是文風稍興雲南民以貝代錢是時初行鈔法民不便之賽音諤德齊爲聞于朝許仍其俗又患山路險遠盜賊出沒爲行者病相地置鎮每鎮設土酋吏一人百夫長一人往來者或遭劫掠則罪及之有土吏數輩怨賽音諤德齊不已用至京師誣其專僭數事帝顧侍臣曰賽音諤德齊憂國愛民朕洞悉之此輩何敢誣告卽命械送賽音諤德齊處治之旣至脫其械且諭之曰若曹不知上以便立命我故訴我專僭我今不汝罪且命汝以官能竭忠自贖乎皆叩頭拜謝曰某有死罪平章旣生之而又官之誓以死報交趾叛服不常

湖廣省發兵屢征不利賽音諤德齊遣人諭逆順禍福且約爲兄弟交趾王大喜親至雲南賽音諤德齊郊迎待以賓禮遂乞永爲藩臣羅槃甸叛往征之有憂色從者問故賽音諤德齊曰吾非憂出征也憂汝曹冒鋒鏑不幸以無辜而死又憂汝曹劫擄平民使不聊生及民叛則又從而征之耳師次羅槃城三日不降諸將請攻之賽音諤德齊不可遣使以理論之羅槃主奉命越三日又不降諸將奮勇請進兵賽音諤德齊又不可俄而將卒有乘城進攻者賽音諤德齊大怒遽鳴金止之召萬戶叱責之曰天子命我安撫雲南未嘗命以殺戮也

無主將命而擅攻於軍法當誅命左右縛之諸將叩首
請俟城下之日從事羅槃主聞之曰平章寬仁如此吾
拒命不祥乃舉國出降將卒亦釋不誅遂改爲元江府
由是西南諸夷翕然款附夷酋每來見例有所獻納賽
音譯德齊悉分賜從官或以給貧民秋毫無所私爲酒
食勞酋長製衣冠襪履易其卉服草履酋皆感悅

至元十四年

宋景炎二年

春正月丙申以江南平百姓疲於

供軍免諸路今年所納絲銀兵下汀關宋文天祥欲

據城拒戰汀守黃去疾聞宋主航海擁兵有異志天祥
乃移軍漳州時趙孟潛等軍還吳浚不至未幾浚與去

疾俱降 嗣漢天師張宗演召至大都帝命百官郊勞
待以客禮因賜號演道靈應冲和真人領江西諸路道
教尋令修周天醮於長春宮事畢還龍虎山畱弟子張
畱孫于大都 癸卯復立諸道提刑按察司先是監察
御史姚天福謂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舊作玉連帖木兒今改曰
按察司之設所以廣視聽處非常慮至悞遠不但繩有
司已也不宜罷伊實特穆爾駭然曰微公言幾失之夜
入帝臥內奏其言帝大悟至是復立之阿哈瑪特不悅
左遷天福衡州路同知 甲寅敕宋福王趙與芮家貲
之在杭越者有司輦至京師付其家 宋知循州劉興

知梅州錢榮之竝以城降 二月癸亥慧出東北長四
尺餘 廣州下遂破廣東諸郡 吳浚既降因至漳州
說文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 帝如上都 南伐
之師引還留潛說友爲福州宣慰使王積翁副之時北
方有警帝召諸將班師凡諸將及淮兵在福安者命李
雄統之 壬午黎吉撫二州城以隆興濱江姑存之
以西僧嘉木楊喇勒智舊俗楊璉爲江南總攝掌釋教
除僧租賦禁擾寺宇者 三月宋文天祥復梅州 李
雄殺潛說友 宋陳瓚舉兵誅林華復興化軍瓚文龍
從子也 帝以去冬無雨雪春澤未繼問便民事于翰

林國史院耶律鑄姚樞王磐竇默等對曰足食之道唯
節浮費靡穀之多無踰醪醴況自周漢以來嘗有明禁
祈神賽社費亦不貲宜一切禁止從之翰林待制獲
鹿王思廉嘗進讀通鑑至唐太宗有殺魏徵語及長孫
皇后進諫事帝命內官引至皇后閣講衍其說后曰是
誠有益於宸衷爾宜擇善言進講慎勿以瀆辭煩上聽
也每侍讀帝命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太師伊徹察喇
舊倫月赤察兒今改御史中丞薩里曼舊倫撒里曼今改等咸聽受焉
如希憲病何帝卽召希憲還江陵民號泣遮道留之不

得相與畫像建祠希憲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帝
知其貧特賜金鈔 夏四月宋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復
廣州 宋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吉贛兵皆會之
遂復會昌縣 宋淮人張德興與淮西野人原寨劉源
等起兵興復司空山民傳高舉兵應之遂復黃州壽昌
軍用景炎正朔賈居貞使湖北宣慰使鄭鼎將兵拒之
鼎言鄂之大姓皆與高通請先除之以絕禍本居貞不
可鼎將行畱其所善部將曰聞吾還兵汝卽舉烽城樓
內外合發當盡殺城中大姓鼎與德興遇於樊口戰敗
溺死 五月癸巳申嚴大都酒禁犯者籍其家貲散之

貧民 廉希憲至上都太常卿田忠良來問疾希憲謂
曰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天下視爲根本近聞龍岡失火
延燒民居此常事耳慎勿令妄談地理者惑動上意未
幾果有數輩以徙置都邑事奏樞密副使張易中書左
丞張文謙與之廷辯力言不可帝不悅明日召忠良質
其事忠良以希憲語對帝曰希憲病甚猶慮及此耶其
議遂止詔徵名醫於揚州視其疾希憲服藥能杖而起
帝喜謂希憲曰卿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
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蓋
以醫以諷也 辛亥以河南山東水旱除河泊課聽民

自漁 乙卯選蒙古漢軍相參宿衛 六月辛酉宋文
天祥軍入雩都 丙寅宋涪州安撫楊立及其子嗣榮
相繼降命立爲夔路安撫使嗣榮爲管軍都統 秋七
月宋文天祥遣趙時賞等分道復古贛諸縣遂圍贛州
衡山人趙璠撫州人何時皆以兵應之 壬辰敕犯盜
者皆棄市符寶郎董文忠言盜有強竊賊有多寡似難
悉寘於法帝然其言遽命止之 漕司議通沁水使東
流合御河以便漕董文用曰衛爲郡地最下大雨時行
沁輒溢出百十里間雨夏甚水不得達於河卽浸淫及
衛今又道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議

遣使相地形文用上言衛州城中浮圖最高者纔與沁

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行 癸卯諸王錫里濟舊倫

管里吉劫北平王于阿里瑪圖舊倫阿力之地械繫右

丞相安圖舊倫安童今改脅諸王以叛使通好於哈都哈都弗

納遂率兵至和林城北帝命巴延舊倫伯顏今改率軍往禦之

乙巳宋張世傑自將淮兵討蒲壽庚時汀漳諸路劇

盜陳弔眼及畚婦許夫人所統諸峒畚軍皆會兵勢稍

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陳瓚起家丁召募

五百人應世傑世傑遣將高日新復邵武軍 淮兵在

福州者謀殺王積翁以應張世傑事覺皆為積翁所殺

丙午置御史臺於揚州以都元帥姜衛

舊倫相爲御史大夫置八道提刑按察司衛曰陛下以臣爲耳目臣

以監察御史按察司爲耳目倘非其人是人之耳目先
自閉塞下情何由上達帝嘉之命御史臺清其選每除
目至必集幕僚御史議其可否不協公論者卽劾去之

戊申東川都元帥張德潤取涪州

置行中書省於

江西以達春爲右丞敬珠爾丹

舊倫麥木
丁今改

爲左丞李恒

蒲壽庚程鵬飛並參知政事行江西省事 丁巳以參

知政事行江東道宣慰使呂文煥爲中書左丞 詔皇

子安西王北征命王相商挺曰關中事有不便者可悉

夏張之挺進十策於王曰睦親鄰安人心敬民時備不虞厚民生一事權清心源謹自治固根本察下情王爲置酒嘉納 八月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文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猝至遣兵戰鍾步不利時鄒淵聚兵數萬於永豐天祥引兵就之會淵兵先潰恒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諸將輩信以短兵接戰恒疑有伏斂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集屹不動恒從間道就視之創被體而死不仆天祥至空坑兵盡潰時趙時賞坐肩輿追兵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追兵以爲天祥擒之天祥由是得與杜濟鄒淵等逸去至循州散兵頗集

天祥妻子及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憤罵不屈僚屬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之何為得脫者甚眾臨刑劉洙顏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被執者皆死恒送天祥妻子家屬於燕二子死於道信安豐人也

致異元史李恒傳以空阬之戰連繫於十三年誤也今從宋史又恒傳云降其

眾二十萬按天祥收合餘燼不應有眾二十萬今削之

九月戊申頁特密實

舊

也的迷破邵武軍入福安宋主舟次廣之淺灣 命達

春舊倫塔與李恒呂師夔等以步卒入大庾嶺蒙古岱

舊倫塔元舊倫塔索多舊倫塔蒲壽庚及元帥劉深等以舟師

下海合追宋二王 宋張世傑使謝洪永進攻泉州南

門不利蒲壽庚復陰賂番軍攻城不力得聞道求救於
索多至是索多來援世傑解圍還淺灣劉浹言王積翁
嘗通書于張世傑積翁亦上言兵單弱若不暫從恐爲
合郡生靈之患帝原其罪 昂吉爾舊作昂吉兒今改等將兵
襲司空山寨破之黃州復破殺張德興執其子以去傅
高變姓名出走尋被獲死之 巴延討錫里濟遇於鄂

勒歡河

舊作幹魯歡河今改

夾水而陳相持終日俟其懈磨軍爲

兩隊掩其不備破之錫里濟走死 冬十月丙辰朔日

有食之 己未享於太廟 宋以陸秀夫同簽書樞密

院事秀夫之謫張世傑讓陳宥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

討論人宐中惶恐亟召秀夫還行朝時播越海濱庶事
疏畧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
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
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者 甲申以行省參政
呼圖特穆爾

舊倫忽都帖木兒今改

崔斌竝爲中書左丞鄂州達

魯噶齊張鼎湖北宣慰使賈居貞竝參知政事 播州

安撫使楊邦憲言本族自唐至宋世守此土將五百年

昨奉旨許令仍舊乞降璽書從之 索多至興化宋陳

瓚閉城堅守

攷異元史索多傳作陳瓚乞降復閉城拒守按瓚死事甚烈何故乞降而復守今從

宋索多臨城諭之矢石雨下乃造雲梯礮石攻破其城

瓚以死自誓巷戰終日獲瓚車裂之屠其民血流有聲
十一月達春令索多取道泉州泛海會于廣之富場
索多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守臣馬發竭力拒守
恐失期舍之去至惠州與呂師夔合軍趣廣州制置使
張鎮孫及侍郎譚應斗以城降達春遂隳廣州城 元
帥劉浚攻淺灣朱張世傑戰不利奉宋主走秀山山中
居民萬餘家世傑買富民宅以居宋主軍士多病死世
傑復奉宋主赴井澳陳宐中遁入占城 詔凡偽造寶
鈔同情者並死其分用者減死杖之具爲令 庚子以
吏部尙書巴圖魯鼎舊倫別都魯丁今改參知政事 命中書省

檄諭中外江南既平宋宐曰亾宋行在宐曰杭州時
軍士俘溫台民男女數千口浙東宣慰使陳祐新至悉
奪還之未幾行省權民商酒稅祐請曰兵火之餘傷殘
之民宐從寬恤不報遣祐檢覆慶元台州民田及還至
新昌值玉山鄉盜倉猝不及爲備遂遇害十二月庚
午宋梁山軍袁世安以城降乙亥以參議中書省事
耿仁參知政事都元帥楊文安攻咸淳府克之丙
子宋主至井澳颶風大伦舟敗幾溺致異經世大典以
蓋王爲溺死癸辛
雜識亦云溺死蓋傳
聞之誤今從宋史宋主驚悸成疾旬餘諸軍士稍集
死者過半劉澹攻井澳宋主奔謝女峽復入海澹追

至七里洋

政異經世大典倫
七州洋今從宋史

擊敗之獲宋主之舅俞如

珪宋主欲往占城不果

是歲遣使徵緬甸朝貢不從

率眾侵擾永昌雲南行省遣兵伐之降其酋三百餘而

還

至元十五年

宋炎興三年五月
後改祥興元年

正月癸巳西京饑發粟

賑之仍諭阿哈瑪特廣貯積以備闕乏

順德府總管

張文煥太原府達魯噶齊台哈布哈

舊作達魯噶齊
太不花今改

以

按察司發其姦贓遣人詣省自首反以罪誣按察御史

臺臣奏按察司設果有罪不應因事而告宐待文煥等

事決方聽其訴從之

己亥禁官吏軍民賣所娶江南

子女及爲娼者賣買者兩從之沒其直人復爲良 山
東提刑按察使徐世隆移淮東宋將許瓊家僮告瓊匿
官庫財有司繫其妻孥徵之世隆曰瓊所匿者故宋之
物豈得與今盜官財者同論耶同僚不從世隆獨抗章
力辨行臺是之釋不問 戊申從阿哈瑪特請自今御
史臺非白於省毋擅召倉庫吏亦毋究錢穀數及集議
中書不至者罪之 降封宋福王與芮爲平原郡公
布哈舊倫不
花今改督汪良臣等兵入重慶李德輝遺書張珏
曰君之爲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之爲州不大於宋之
天下彼子孫已舉天下而歸我汝猶偃然負阻窮山而

曰忠於所事不亦惑乎珏不答布哈至城下營造雲梯

鵝車將攻之珏悉眾與良臣鏖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

督戰益急珏與伊蘇岱爾

舊倫也速解兒今改

戰扶桑坦良臣等

從後合擊之珏兵大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珏率兵

巷戰不支歸索鳩飲不得乃順流走浚布哈遣舟師邀

之遂被執

攷異元史紀以重慶之破繫於十四年今從宋史又元史誤以爲珏降據宋史則執送京

師珏西鳳州人先是瀘州倉盡爲萬戶圖們達勒

舊倫禿滿

達而所破安撫王世昌自經死東川副都元帥張德潤

破涪州守將王明及總轄韓文廣張遇春皆不屈被殺

紹慶南平夔施恩播諸州相繼降

定武官承襲之制

凡有功陞秩者原職令它有功者居之不得以子姪代
陳亾者始得襲病死者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者不襲
著爲令 二月戊午祀先農命蒙古胄子代耕籍田

癸亥賑咸淳等郡饑

命平章政事按塔哈阿哩

舊倫阿塔

海阿里今改

選擇江南廉能之官去其冗員與不勝任者

辛未以川蜀地多嵐瘴弛酒禁

呂師夔以張鎮孫及

其妻子赴燕鎮孫自經死

宋主舟還廣州達春令索

多還攻潮州宋知州馬發城守益備索多塞塹填壕造
雲梯鵝車日夜急攻發潛遣人焚之凡相拒二十餘日
而敗發死之索多屠其民 壬午置太史院命太子贊

善王恂掌院事工部郎中郭守敬副之集賢大學士兼
國子祭酒許衡領焉 改華亭縣爲松江府 遣使代

祀嶽瀆 以參知政事夏貴范文虎陳巖竝爲中書左

丞黃州路宣慰使唐古特

舊唐元帶今改

史弼竝參知政事

三月乙酉詔蒙古岱索多蒲壽庚行中書省事于福

州鎮撫瀕海諸郡以沿海經畧副使哈喇岱

舊唐合刺帶今改

領舟師南征陞經畧使兼左副都元帥佩虎符

甲午

西川行樞密院招降重慶等府

乙未命揚州行省選

特穆爾布哈

舊唐鐵木兒不花今改

所部兵助隆興進討

丁酉

命達哈

舊唐塔海今改

毀夔府城壁

乙巳廣南西道宣慰司

招降雷化高三州 宋文天祥以弟璧及母在惠州乃
趨之行收兵出海豐縣遂次于麗江浦 宋都統凌震
及轉運判官王道夫復廣州 宋主遷駐碭洲曾淵子
至自雷州以爲參知政事廣西宣諭使時淵子起兵據
雷州元帥府諭降不聽進兵攻之淵子奔至碭洲遂有
是命 夏四月乙卯命元帥劉國傑將萬人北征 丙
辰詔以雲南疆土曠遠未降者多簽軍萬人進討 戊
午以江南土寇竊發人心未安命行中書省左丞夏貴
等分道撫治檢覈錢糧察郡縣被旱災甚者吏廉能者
舉以聞其貪殘不勝任者劾罷之 甲子命布哈留鎮

西川巡軍之戍西川者遣還

立雲南湖南二轉運使

以時雨霑足稍弛酒禁民之衰疾飲藥者官爲醢醢量給之 戊辰宋主殂於礪州年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以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耶乃與眾共立衛王昺年八歲矣方登壇禮畢御輦所向有黃龍自海中見旣入宮雲陰不絕上前主諡曰裕文昭武愍孝皇帝廟號端宗楊太妃仍同聽政時陳宐中入占城日候其還朝竟不至張世傑秉政而秀夫裨助之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

伦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庚辰遣使至杭州取在官書籍板刻至京師從許衡
之言也 壬午立行中書省於建康府

續

第一百八十三